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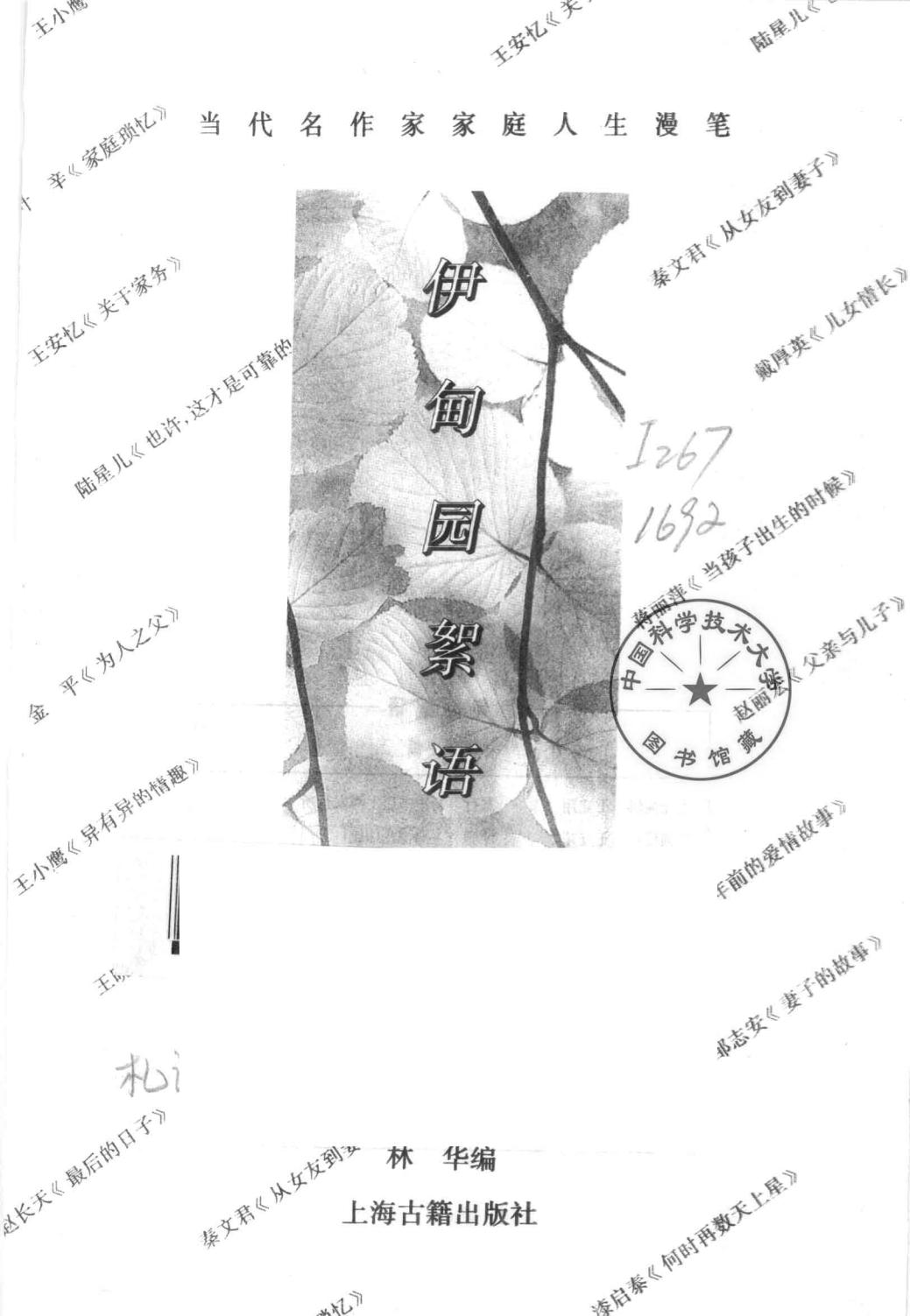
当代名作家家庭人生漫笔

伊甸园絮语



林华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伊甸园絮语

林华编

责任编辑 王立翔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装帧设计 王立翔	印刷 上海浦江印刷厂
	开本 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 7.5
	插页 4
	字数 180,000
	版次 199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5号)	印数 8,000 册
	书号 ISBN 7-5325-1987-2/G·84
	定价 12.90 元

关于这本书的 故事（代序）

□林

华

说来也巧，和我有关的书出版到现在，加上这本正好凑成一个吉利的数字：8。

在这八本书中间，这本书是唯一的例外：其他的都是我撰写的书，而这本是我编选的书，可它又是我至今为止用心最多最为看重的一本书。

如果说，我在我写的书中想要完成的任务是告诉别人我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那么，在这本我编的书中，想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告诉别人我欣赏什么、注重什么。

十年前，一本名叫《现代家庭》的杂志在上海创刊，我从这份刊物的筹备期开始就成为其中的一员。我把这视作是一份幸运、一种机缘。工作着是美丽的，更何况我所从事的编辑工作本身就具有着许多美丽的内涵。我由衷地喜爱着这份工作并为之倾注了全部的心力和全部的情感。

我们的刊物出现在 1985 年，这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对于上海这座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来讲，更是一个值得

记忆、值得回味的年代。我曾经用“苏醒”这个并不太贴切的词形容过1985年，我所认为的“苏醒”包括这样一些含义：人们许多内在需求逐渐复苏；人们许多行为规范与价值判断逐渐多元；许多与时代吻合的观念逐渐建立，许多新的生活内容逐渐出现。而这些都与我们的刊物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

有意无意之间，我为自己的组稿工作定下了这么一个原则：寻找最为合适的人，从最细微的小事入手，为我们的时代留下一些颇具温馨感的记录片断。要知道，任何大时代都是由小故事汇聚而成的，而小故事是最能表达人类共通的美好情愫的。鉴于我们刊物的性质，这类小故事又必须是发生在家庭范畴之内的。

实践告诉我，最能胜任这种特殊要求的人是作家。需要略作解释的是，我从来没有认为作家的生活质量一定比常人高，作家对生活艺术的领悟一定比常人深。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同样的生活内容，在作家的笔下能比常人写得生动写得真切，因为他们毕竟是一群以写作为职业的专业人。

然而难也就难在这里，许多最合适写这类文章的作家们并不愿意写关于自己家庭的故事，正应了我的好友王安忆的一句戏言：写这类文章纯粹是出卖自己。说是这么说，可第一个被我说服的就是她，不仅自己写，还帮我组稿，她动员别人的口气也是王安忆式的：我都把自己出卖了，你也出卖一次吧。

于是就有了这本来之不易的奇特的书，光看看这些作者名字就挺过瘾的：王安忆、王小鹰、王晓玉、叶辛、赵长天、宗福先、赵丽宏、陆星儿、陈村、秦文君、蒋丽萍……沪上最有生命力的一批作家先后都成了我的作者，几乎每篇稿子的组来都伴随着些很有意思的小插曲。

比如说宗福先，在大学里看他的《于无声处》，以为作者一定是位铁血男儿，可一打交道，才发现他的细腻、谨慎，远远超过我的想象。而这都缘于他善良的秉性，唯恐在文中不慎会伤害别人，唯恐在遣

词造句上一个疏忽会给他带来麻烦。一篇稿子我和他来来去去，从组稿到发表，前后竟花了近一年时间。

比如说王小鹰。我每次催稿都急得火烧眉毛，而小鹰只要答应了绝对是一诺千金，为了限时限刻交在我手里，总是请他那位留美归来的学者丈夫当信使。丈夫自嘲曰：为老婆跑腿送稿，而稿子里写的却是对我大不敬的话，你说这个世界是不是有点不合理。有趣的是，送了两次稿子后，这位学者丈夫也成了我的作者。

比如说陈村，他的小文章（这是他自己创立的名言：写小文章同样是为人民服务）堪称是上海文坛一绝，而我所需要的正是这类小文章。原以为他不苟言笑、满脑门子官司不好接近，等他成了我的作者后才发现，他相当风趣随和，而且极好合作。作家换笔他是走在最前头的几位，如今已是公认的电脑高手，我曾慕名而去专门向他求教，他那诲人不倦的认真劲儿让我感动了许久。

比如说蒋丽萍，我和她是声气相投的好朋友，因而她也就成了我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应急写手。明明是她帮了我的大忙，而私底下我偏偏要把话反过来讲，说是我给了她机会培养了她。这本是玩笑话，可她居然有一次在一个极为正式的场合也来了这么一句，见我脸红了她反而乐了。

要说的事实在太多了，还是留着材料以后慢慢写吧。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从东北念完大学分配回上海的，起初在上海的文化圈内我没有一个熟人，是我这份编辑工作的特殊性质让我交下了一批高质量的朋友，建立了我在上海的第一个友谊圈，也由此而起步建立了一份属于我的真正的自信。了解我的人也都知道，我的写作尝试晚于我的编稿经历，如果更为准确地说，我写作的最初动机纯粹是为了能更胜任愉快地当一名好编辑。我知道，任何作者最怕的就是稿子落在不识货的编辑手中，是否具有全面的素养和准确的眼光是一个优秀编辑和平庸编辑的根本区别。我害怕自己沦为后者。

我希望通过我的写作，能使我的读者对我建立起一份专业上的信任感，相信我能准确到位地体会他们的写作甘苦和独到的用心。

一向不愿与旁人争功，但有一个功劳我是想要的，那就是将名家引入大众刊物的写作范畴，我是做得比较早的，也是很下功夫的。如今这类文章已经铺天盖地，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在文化的普及与提升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这一认识是我最近才悟出来的，当年如果能明了这一点，我想我会做得更好一点。

书中收入的文章发表时间跨度长达十年，而这十年又是我们国家急速发展的十年，许多时髦的事物昙花一现旋即就遭淘汰，可本书中的文章现在读来仍是那么新鲜活泼、毫无陈旧落伍之感。事实上，其中的不少文章从发表之日起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各种文摘类的报刊转载，至今已成为当代的名家名篇了。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家庭永远是一个具有温暖感的概念，家庭成员的关系应该是互为关爱、互为包容、互为理解、互为欣赏的。然而，要想真正做到这些，却是需要用心学习，用心体验的。要知道，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有诸多角落，能把每个角落都清理清楚的人并不多，这就需要参照别人的生活再反观自己。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读书就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好一点。尤其读与生活贴近的书，这也是我编这本书的初衷所在。

让每个家庭都生活得有质量，是我们现代城市的一种责任，也是我们这座城市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步骤。

我们正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新的文明正在向我们招手。今天的任何有份量的文字记载，都将成为我们预测未来新世纪生活状况的重要依据。

阅读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氛围和心境。提供读者一个小建议：读此书的最佳时间是晚上，最好每位家庭成员轮流读完同一篇文章后再谈点想法，日修一课，必有效果。不妨一试。

目

录

1 | 关于这本书的故事(代序)

林 华

生活海,爱之舟

3	关于家务	王安忆
7	家庭琐记	叶 辛
13	异有异的情趣	王小鹰
21	也许,这才是可靠的归宿	陆星儿
26	妻子的故事	邹志安
33	丈夫	朱 静
38	从女友到妻子	秦文君
42	十年前的爱情故事	宗福先
51	我的公婆	王小鹰
61	我的手足,我的快乐	朱晒之
67	自画像中的几笔	陈继光
72	三个神奇的字	谢望编译
75	诺玛·希拉的裙装	仲玲编译

生我鞠我，唯我父母

81	吾父吾母	秦文君
87	父亲	朱 静
96	儿女情长	戴厚英
101	最后的日子	赵长天
108	无尽的父爱	金 平
114	母性的太阳	许德民
119	女儿的女儿和母亲的母亲	郑 洁
124	何时再数天上星	漆启泰
129	最难忘的人	袁志明编译
135	第二次生命	蒋宝珠编译
140	父亲	瞿梦怡编译

耳边摇篮曲，梦中彩虹桥

147	当孩子出生的时候	蒋丽萍
151	第三者	陈 村
156	女儿的足迹	王晓玉
160	家有千金	秦文君
164	给儿子	赵丽宏
169	父亲与儿子	俞天白、俞可
176	我家的男孩们	吴 亮
180	为人之父	金 平
187	孩子们	朱永康编译
191	我的有才华的孩子	刘圣然编译

附录 生活问卷一束

199 | 1. 爱与罗曼蒂克问卷

202	2. 温馨的回忆问卷
204	3. 表达爱的常用方式
206	4. 如何才能维护婚姻幸福
208	5. 成功婚姻的十大秘诀
212	6. 家庭稳定程度小测验
214	7. 家庭生活态度心理测试
217	8. 息怒十法
218	9. 保持愉快的十点秘诀
219	10. 测一测你的思想类型
221	11. 你对孩子的了解程度如何
223	12. 如何培养一个成功的孩子



生活海，爱之舟

关于家务

□王安忆

我对男性的理想
越来越平凡了，
我希望他能够体
谅女人，为女人
负 担 哪 怕 是 洗
只 碗 的 渺 小 的 劳
动。

意愿像和人闹着玩似的，渴望
意 得那么迫切，实现却又令人
失望。为了“距离产生魅力”的境
界，我与丈夫立志两地分居。可
不过两年，又向往起一地的生活。
做了多少夜梦和昼梦，只以为到
了那一天，便真正的幸福了，并且
自以为我们的幸福观经受了生活
严峻的考验。而终于调到一地的
时候，却又生出无穷的烦恼。

原先，我们的小窝离不开伙仓，
单身的日子也过得单纯，可调到
一地，正式度日，便再不好意思天
天到娘家坐吃，自己必须建立一
份家务。

我们在理论上先明确了分

工：他买菜、洗衣、洗碗，我烧饭。

他的任务听起来很伟大，一共有三项，而我是一项。可事实上，家务里除了有题目的以外，还有更多更多没有名的、细碎得羞于出口的工作。他每日里 8 小时坐班，每天早上，洗过脸，吃过早饭，便骑着自行车，迎着朝阳上班去，一天很美好地开始了。而我还须将一整个家收拾一遍，衣服晾出去——他只管洗，晾、晒、收、叠均不负责。床铺好扫地、擦灰，等一切弄好，终于在书桌前坐下的时候，已经没了清晨的感觉。他在办公室里专心一致地工作，休息的时候，便骑车出去转一圈，买来鱼、肉或蔬菜，众目睽睽之中收藏在办公桌下。当人们问起他在家干什么的时候，他亦可很响亮地回答：“除了买菜，还洗碗、洗衣服。”十分模范的样子。于是，不久单位里对他便有了极高的评价：勤快、会做等等。而谁也不会知道，我在家里一边写作一边还须关心着水开了冲水，一会儿，里弄里招呼着去领油粮票，一会儿，又要领 8 元钱的生活补助费……多少默默无闻的工作，都归我在做着，却没有一声颂扬。

并且，家务最重要的不仅是动手去做，而且要时时想着。比如，什么时候要洗床单了，什么时候要扫尘了，什么时候要去洗染店取干洗的衣服，什么时候要卖废纸了，这些，全是在想着。如有一桩想不到，他是不会主动去做的。最最忙乱的是早晨，他赶着要上班，我也急着打发走他，可以趁早写东西。要做的事情多得数不清，件件都在眼前，可即使在我刷牙而无法说话的那一瞬间，他也会彷徨起来不知所措。虽是他买菜，可是买什么还须我来告诉他，只有一样东西他是无须交代也会去办的，那便是买米和面包。农村多年的插队生活，使他认识到，粮食是最重要的，只要有了粮食，别的都不重要了。所以，米和面包吃完的时候，也是他最慌乱和最积极的时候。平心而论，他是很够勤勉了，只要请他做，他总是很努力。比如有一次我有事不能赶回家做饭，交代给了他。回来之后，便见他在奔忙，一

头的汗，一身的油，围裙袖套全副武装，桌上地下铺陈得像办了一桌酒席，确也弄出了三菜一汤，其中一个菜是从汤里捞出来装盆独立而成的，因为曾听我说过，汤要纯得碧清才是功夫，于是就给了我一个清澈见底的汤。可是，他干这一切的时候却总有着为别人代劳的心情。洗茶杯，他会说：“茶杯给你洗好了。”买米，他则说：“米给你买来了。”弄到后来，我也传染了这种意识，请他拿碗，就说：“帮我拿一只碗。”请他盛饭，说：“帮我盛盛饭。”其实，他应该明白，即使他手里洗的是我的一件衣服，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工作。可是，他不很明白。

以往，我是很崇拜高仓健这样的男性的，高大、坚毅、从来不笑，似乎承担着一世界的苦难与责任。可是渐渐的，我对男性的理想越来越平凡了，我希望他能够体谅女人，为女人负担哪怕是洗一只碗的渺小的劳动。须男人到虎穴龙潭抢救女人的机会似乎很少，生活越来越被渺小的琐事充满。都市文明带来了紧张的生活节奏，人越来越密集地存在于有限的空间里，只须挤汽车时背后有力的一推，便也可解决一点辛苦，自然这是太不伟大，太不壮丽了。可是，事实上，佩剑时代已经过去了。曾有个北方朋友对我大骂上海“小男人”，只是因为他们时常提着小菜篮子去市场买菜，居然还要还价。听了只有一笑。男人的责任若是只扮演成一个男子汉，让负重的女人欣赏爱戴，那么，男人则是正式的堕落了。所以，我对男性影星的迷恋，渐渐地从高仓健身上转移到美国的达斯汀·霍夫曼身上，他在《午夜牛郎》中扮演一个流浪汉，在《毕业生》中扮演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克雷默夫妇》里演克雷默。他矮小，瘦削，貌不惊人，身上似乎消退了原始的力感，可却有一种内在的、能够应付瞬息万变世界的能力。他能在纽约乱糟糟街头生存下来，能克服了青春的虚无与骚乱终于有了目标，能在妻子出走以后像母亲一样抚养儿子——看着他在为儿子煎法国面包，为儿子系鞋带，为儿子受伤而流泪，我几乎以为这就是男性的伟大了。比较起来，高仓健之类的男性便只成了理想里

和图画上的男子汉了。

生活很辛苦，要工作，还要工作得好……要理家，谁也不甘比别人家过得差。为了永远也做不尽的家务，吵了无数次的嘴，流了多少眼泪，还罢了工，可最终还得将这日子过下去，这日子却也吸引着人过下去。每逢烦恼的时候，他便用我小说里的话来刻薄我：“生活就是这样，这就是生活。”这时方才觉出自己小说的浅薄。可是再往深处想了，仍然是这句话：这就是生活。它有着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却也有同样令人不舍的东西。

虽有着无穷无尽的家务，可还是有个家好啊，还是在一地的好啊。房间里有把男人用的剃须刀，阳台上有几件男人的衣服晾着，便有了安全感似的心定了；逢到出差回家，想到房间里有人等着，即使这人将房间糟蹋得不成样子，心里也是高兴。反过来想，如若没有一个人时常地吵吵嘴，那也够冷清的；如若没有一大摊杂事打扰打扰，每日尽爬格子又有何乐趣，又能爬出什么名堂？想到这些，便心平气和了。何况，彼此都在共同生活中有了一点进步，他日益增进了责任心，紧要时候，也可朴素地制作一菜一汤。我也去掉一点大小姐的娇气，正视了现实。总之，既然耐不住孤独要有个家，那么有了家必定就有了家务，就只好吵吵闹闹地做家务了。

家庭琐记

□叶

辛

如果说恋爱是从一个人的心灵走向另一个人的心灵，那么，建立家庭之后的夫妻，就是两性之间的心心相印。

如果说恋爱是从一个人的心灵走向另一个人的心灵，那么，建立家庭之后的夫妻，就是两性之间的心心相印。

越过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恋爱阶段，随之而来的便是长期的、由无数平平常常的白天和黑夜组成的家庭生活。这也许没有恋爱时期那样罗曼蒂克，却更需要热情、信赖、忠诚和应付种种琐碎家务，超越日常烦恼的修养和能力。

可不可以这么说，成了家，爱情才真正地开始。

灵山耸立在贵阳城的西北面，我们小小的家庭，就在这座云贵高原名山的脚下。是沾了这座